

唯物論法証辯



辨證法唯物論

柯柏年編

1937

## 譯者自序

狄芝根 (Josef Dietzen) 是一個製革工人出身的哲學家，他底著作在哲學上更却佔極重要的地位。他是普羅列塔利亞的哲學底創造者之一。英格爾說：『唯物辯證法是我們底最好<sup>的</sup>工具和最銳的利器。發見唯物辯證法的，除了我們（指英格爾和馬克斯）之外，還有一個德國工人狄芝根。他之發見唯物辯證法，是獨立的，並沒有依賴我們，甚至也沒有借助着黑格爾。』馬克斯在一八七二年開於海牙的萬國勞働者協會代表大會中這樣地介紹他：『這位是我們底哲學者。』

他底著作，在德國出有全集三冊。譯成英文的有二本（即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譯成日文的有三本（辯證法的唯物觀，哲學底實果，和馬克斯主義認識論）。已譯成中文的，有：辯證法的邏輯和辯證法的唯物觀。

這本 證法唯物論是他底最成熟的也是他底最後的著作。凡欲研究普羅列塔利亞的哲學之人，尤其是欲研究狄芝根底哲學之人，都有一讀此書之必要。用爲此書所討論的對象，是合辯證法的邏輯相同，故讀者最好是二書並讀。

此書原名爲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我爲求表達此書之內容起見，改譯爲現在這個書名。我底譯本，是根據 Craik 底改正英譯本。錯誤的地方，萬望指正。

末了，我要向讀者告罪一聲，即，我以前譯辯證法的邏輯，把著者名字誤譯爲狄任，乃至譯者被覺出錯誤時，已來不及補救，只能等再版時——假如該

書有再版之機會——才改正了。現在順便在這裏聲明一下，一方面使讀者不致誤以爲是二人，一方面表示譯者之無限的歉意。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七號譯畢自序

附

辯証法唯物論

三

## 目次

|                                     |    |
|-------------------------------------|----|
| 1. 智識是特殊的對象 .....                   | 一  |
| 2. 認識力是與宇宙同族的 .....                 | 八  |
| 3. 智力底有限性與無限性之程度 .....              | 一七 |
| 4. 自然底普遍性 .....                     | 二七 |
| 5. 智識力是人類的靈魂底一部分 .....              | 三五 |
| 6. 意識并不只具有知識力但也是全自然底普遍性底先天的意識 ..... | 五〇 |
| 7. 心靈與自然底同族和同一 .....                | 六一 |
| 8. 智識是物質的 .....                     | 七二 |

|                                  |     |
|----------------------------------|-----|
| 9. 邏輯底四條根本法則·····                | 八〇  |
| 10. 智識在宗教領域中的功用·····             | 九九  |
| 11. 因果底範疇是智識底一種手段·····           | 一二三 |
| 12. 心與物：哪是基始的哪是第二的·····          | 一二六 |
| 13. 對於明確的理解底可能性之懷疑已被克服到什麼程度····· | 一四〇 |
| 14. 可疑的智識與明確的智識之差別·····          | 一五七 |
| 15. 結論·····                      | 一七二 |

## 一 知識是特殊的對象

我們現在所稱爲科學的，我們底祖先稱之爲智慧（Wisdom）；智慧這個名稱，在從前的時候，是很尊貴的，但在現今却帶有幾分戲謔的和攻擊的意味了。智慧之逐漸變成爲科學，是哲學底積極的成績，值得我們去較精密地注意牠。

『祖先們』這個概念是很曖昧的。牠包含着生於三千多年前的人們，也包含着死不到百年的人們。就是在百年前，智者（A wise man）還是爲人所尊敬；但現在這個尊稱却含有輕蔑和揶揄的意味。

我們底祖先底智慧，是極古的，古到連牠是在哪日開始的也不知道。智

慧，和語言一樣，是在人類從動物世界發達出來的時候就開始有的。不知牠底起原是在哪一日。但假如我們，依照這還是必定正確的俚俗的用語，稱智慧的祖先爲哲學者，立即就明白出智慧是古代的希臘人傳下來的。這可驚的文明的民族，產出了最初的哲學者。

『哲學者』這個名辭，是指愛智慧之人，抑是指愛科學之人，在現在是一個不甚重要的區別，而在古代是完全不適切的。我們記得，在希臘人之間，不論是數學者，星學者，醫學者，雄辯者，或處世法之研究者，都有被尊稱爲哲學家之資格；故哲學者這個名辭底意義是全然沒有一定的。這些職業沒有明白的區別。這職業包於另一種職業之中，好像是在母親底胎內的胎兒一樣。在人類還是僅只有一點點智識之時代，一個人很能夠做一個無所不知的智者。但現在，研究底範圍非常廣大，專門化是必要的，一個人要終生從事於某一特殊。

的科學之研究。現在底哲學者，已不是一個無所不知的智者，但是一個專門家。

星是天文學底對象，動物是動物學底對象，植物是植物學底對象，哲學底對象是什麼呢？對於內行人，只要用一個名辭來回答就夠。但對於一般的人，要使他们明白，就不易回答了。

當我知道鞋工業是製造鞋時，我對於鞋工業所知道的是什麼？我知道鞋工業底大體；但不知道牠底詳細。不論對什麼人，連對有教育的人，不能用幾個字說明鞋之製造。我們也不能用幾個字來說明哲學底對象。哲學底對象，可以用一個名辭來表示，但這樣並沒有說明，並沒有把牠弄明白和弄成爲可理解的，並沒有使人認識牠。

那名辭就是：『智識』(Knowledge)。智識是哲學底對象。

談者要立刻就注意到這個名辭底意義底曖昧。智識，理解，是一切的科學底對象。那不是哲學所特有的。不論什麼研究，都是想要闡明這對象。但，哲學欲成爲一種科學，而不欲退返於古代和變成爲萬有的智慧。說哲學底對象是智識，不過是說出達爾斯 (Thales) · 開台哥拉斯 (Pythagoras) 或柏拉圖 (Plato) 所一定會說出來的答語。可驕的哲學，在柏拉圖以後，沒有求得到什麼嗎？哲學底積極的成績是什麼？問題就在此。

哲學在現在還是以智識爲對象。但，不是要知道一切之無芥無限的智識，而是智識底方法之智識。哲學在現在是欲知道：我們底心智什麼方。以闡明其他的對象物？淺顯地說 現在的哲學所研究的對象，已不是那要試道一切之智識，如在蘇格拉底 (Socrates) 底時代一樣，而是這爲特殊的對象之悟性，思維力，或智識。

假如世界底智者僅只發見哲學底目的，那末，他們所成就的是很少的，不，收穫是比這豐富得多。現在的關於智識的學說，是一種真實的科學，值得把牠通俗化的。我們底祖先，跟着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底樣子，蔑視外界的經驗，而要在人類底頭腦底內部尋出智識來。他們相信他們自己深思。就能發見真理。『尊敬蘇格拉底，尊敬柏拉圖；但更尊敬真理！』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對於外界，比較注意些。舊文明崩潰，舊哲學自然也跟着凋落。到數百年前，在近代底開始之時候，哲學方才復活。

沒有多久之前，有人宣布他發見出著那些有名的戲劇和悲劇的，不是莎士比亞 (Shakespeare)，而是同時代底英國底法官培根 (Bacon of Verulam)，因而引起世人之注意。不管莎士比亞是否保持他底月桂冠，培根之名字依然是偉大的，因為，家都認他底名字是近代哲學底里程碑石。

我們可以說，哲學自亞里斯多德底時代到培根底時代是睡眠着的。最少，他在這個時期是沒有產出顯著的成果。而且，哲學自古代的希臘底時代至今日，是行於神秘的霧之中，致許多有教育的和正真的人們輕視牠；這也是不能否認的。但這種罪過，與其歸咎於哲學者自身，不如歸咎於哲學底對象底隱晦。要等到整個的文化使人類底智識增進到科學底各部門都放射智的光明出來，哲學才自覺牠底特殊的對象，才能够從過去底垃圾中擇出牠底積極的成果。

假如我們把古代的希臘的智識與近代的科學比較，哲學底成果比着科學底成果，好像是很無足重輕的。可是，不管科學底全產物底價值是如何重大，牠是諸個別的價值所合成的，而每一部分，都值得研究；心之生出牠底藏有的實際的創造物之方法，方式，和形式，也是這許多部分之一。心，在這從昔日底

無智到今日底豐富之進行中，不僅集積了智識底實物，但也改良了牠底方法，使科學底建設事業現在進行得更加快速。物質上的生產，集積了一堆實物在牠現在所用的生產方法中，生產方法底價值決不會少於集積的國家的財富之自身；誰會看不到這一層呢？哲學底積極的成果與科學底富之關係，也是如此。

## 二 認識力是與宇宙同族的

真理底道路，或真的道路，並不是瞑想的，而是我們底思想與實際的，知覺的，物質的生活與意識的結合。這就是歷史地成熟的哲學底學說底精髓。但，並不僅只如此。如我知道製革工人是在製造皮革，我決不是知道製造工底作業底一切，因為他底作業底樣式和方法我還不知道。同樣地，心與物之相互關係之定理——這定理是歷史地演進出來的——需要更加精密的說明，使能理解哲學——或認識底理論——底成果底真的性質。當如斯地明顯地陳述出來的時候，好像哥倫布底卵（Egg of Columbus），並看不出牠有什麼多大的用處。可是，如若我們詳細地研究這成果是如何產生的，那末，我們就不只知道

對於卓越的哲學者要更加尊敬，但他們底事業也展開了廣汎的特殊的智識底豐富的資源。

一切的科學，有很密切的關係。這一部門中的進步，是另一部門中的進步之準備。沒有數學和光學，就不能有天文學。每一種科學，在起首的時候，都是非科學的，隨後，牠所集積的個別的智識一多，就生出這種智識底統系的組織；這種統系的組織，有的極正確，有的不很正確。現在還沒有一種科學達到完善之域。牠們都不是完滿的成果，但都是努力。哲學在這一點上也是如此。假如我們能够證明出哲學並不劣於其他科學，假如我們只指明出哲學有積極的成果並指明出牠底積極的成果是什麼。那末，我們就可相信 們對於打倒根深蒂固的偏見，已有多少的貢獻了。

現在的人類，很明白地知道『分工』是成功之不可缺少的手段；這就是哲學

底積極的成績之一。古代的哲學者，遍歷幻想之國，以求『真』，『美』，和『善』；但現在的哲學者已不再如此了。真美善依然是一切近代科學底對象，不過，受進化之蔭，現在是循着特殊的方法去追求牠們的。對於這種狀況之明顯的意識，就是哲學的意識。

我們知道要成就什麼事，必須把我們底精力限於某一部門；這就是智識論底一部分。這就是正確的人類的理性之運用之一般的要求。但這原始的冥想者，並不常時知道這種要求。我們當思維時，不好閉着眼睛，也不好張開着眼睛而一無所視，而應常常運用着銳利的眼睛和敏捷的感官。這就是邏輯底教訓。人類藉感官以思維。我們對於這事實並不欲加以否認。我們不過是主張謂他們並不是在原則上如斯地做的，否則，舊時的對於感官的智識底不可靠性之責言，對於感覺底欺騙性之責言，老早就會消滅去，而『內在的人』(Inner-